

白凤鸣 著

● 陕西人民出版社

荒原独



语

◎ 白凤鸣 著

荒原独语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荒原独语

白凤鸣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4 插页 152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4748—1/I·1014

定价:23.50 元



背负沉重镣铐的城籍乡里人

bei fu chen zhong liao kao de cheng ji xiang li ren

——读白凤鸣散文集《荒原独语》代序

龙 云

去西安的前一天晚上，凤鸣将他的散文集《荒原独语》交付于我，要我说几句所谓“序言”的话。

背着本已沉重的行李再加上有十斤重的这“好大一本书”，背包带子几近于和我决裂。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本“车上的书”，越读

越感其沉重，行至金锁关，听着汽车吭哧吭哧的喘息，竟至于产生一种“载不动许多愁”的幻觉。

以凤鸣现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看，本不该有这种与现实不相吻合的“沉重”，他完全可以一杯清茶一张报纸地坐在办公室里悠哉乐哉，完全可以揽着娇女拥着爱妻在三室一厅里坐享人生。他何苦呢？其实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有一颗头脑，一颗装满了尼采、海德格尔、肖洛霍夫、卡夫卡、门德尔松、达芬奇、梵高的头脑，这些拥挤的幻影相互碰撞着挤迫得他日夜不宁。他和这些伟人们心里对话，他生活在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里。他被裂变为两半，一半坐在保险公司的办公桌上在红头文件的夹缝里谨小慎微地履行职责，一半飘浮在天与地的硕大空间在过去未来的时间隧道里穿越。他无法把自己沉醉于赤橙黄绿的舞厅酒吧间，无法痴迷于日夜不歇地“修筑长城”中，他严谨地恪守着被人讥诮于不合时宜的“古板”，固执地抵挡着一切来自于西伯利亚寒流传染的“流行性感冒”。于是他就孤独（《认识孤独》），正直地孤独，良心地孤独，孤独成高原上一棵

被风沙扭曲的斑驳粗糙的老树（《我是一棵树》），孤独成一峰荒漠里执意追寻前路的骆驼，孤独成鲁迅笔下“暗夜里的两株枣树”。

生活能够赐予凤鸣的爱太少了。跌跌撞撞地读完初中，“世界上最疼他的那个人已经去了”，正是他刚刚能体察会感受母爱的时候，母亲就过早地离开了他。失去母爱，对于一个纯情的山里少年将意味着生活里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带着一颗缺憾的心他去叩响社会的大门，他用一颗早熟的成年心理去讨好社会讨好老师，他想用自己的汗水铺平前行的道路，然而他错了，无情的社会在给了他一顶廉价的“班级拾肥模范”的桂冠后无情地把他阻挡在了校门外，他童年里始终崇拜的“老师”第一次欺骗了他（《拾肥模范》）。这是他第一次对社会的认识，第一次童年美好幻想的破灭。但也正是这种残酷现实的过早来临，给了他迎接社会的巨大“反弹力”，他要抗争，他要在坎坷的现实中走出一条不坎坷的人生道路。他在一次次地现实幻灭中不懈地构筑着生活的理想，在地老天荒的黄土高坡里编织着自己“美丽的外语梦”（《我曾经做过美丽的外语梦》），也许是这块

土地被历史遗忘得太久了，久远得连自己的祖父都骂这个不肖子孙嘴里叽哩哇啦的“反时代乱语”。能抱怨祖父吗？能抱怨这个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而且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历史老人吗？凤鸣尽管没有做成美丽的外语梦，但对于这块土地与历史的隔膜却在自己的生活中过早地洞悟了。有的人的思想是从千万个哲人的肩膀上踏出来的，有的人的思想是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阅读出来的，凤鸣属于后一种。生活的思想披着粗糙的外衣第一次莅临他的头脑时，他或许并未在意，直到多少年后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高度后再去咀嚼这些生活时，凤鸣才豁然开朗了，也就有了他这些对于现实生活理性观照的散文集子。

生活愧对了凤鸣，生活也成就塑造了凤鸣，假如没有了那些困顿羞涩的日子，也就没有了后来做了城里人有了优渥的生活后仍然眷恋不舍地重新返观过去生活的凤鸣。艰难跋涉苦苦挣扎地冲出了山里的折皱，然而做了城里人的他的情感脐带却怎么也割不断与山里的连结。他老是用山里人的视角去审视城里的世界，跨进大学校园，他固执地一如既往地以山里人的淳朴厚诚去对待每一个

同学包括那些枝青叶绿的女同学。他无意地不假思索地以山里人的赤诚帮助一位女同学完成了她力所不能及的劳动任务，却被错位地理解为“抱有某种目的的好感”（《沙念》），那是对“一个孤独自爱而又自卑透了的农村孩子”的多么大的伤害，是对赤诚无私奉献的扭曲，是对山里人朴实好助人格的否定。那个女大学生多情得太敏感，她不知道她的敏感给另一个比她还敏感的异性同学留下的一生难以修复的心灵伤疤。揭去这些伤疤的表面，凤鸣细心地抚摸着过去的记忆，他无意于再去责怪那位曾是同学的姑娘，这完全是两种生活逻辑的相悖，是山里人和城里人的生活世界形成的背离。凤鸣现在把它写出来，已经失却了当年的羞涩和痛怯，理性地有了新的情感升华。凤鸣像一犷反刍的老牛，把这些沉在底层的记忆打捞出来，重新放在理性的天平上称量，掂量生活的沉重和轻浮。也许，在《关于一套书的记忆》里那种朦胧的羞涩的爱情启蒙中，才是山里人与城里人真正的情感归宿，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没有一丝成年的欲望，有的只是心与心的接触和书里边的文字沟通。山里人，始终是凤鸣无

法规避的情感叙述视角。穿行风鸣的散文集子，老是感觉，风鸣时不时地会把目光拉回到山村的童年世界里，烛照那些遗落在高原村落里的生活碎片。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这些生活的“老照片”时时被他从记忆的相册里拣出来，一页一页地揩抹掉时间落上的灰尘，然后从这些生活照片里辨认自己，“如果不照镜子，看到兄或者是弟，其实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自己”（《兄弟》）。这不是从什么理论上照搬过来的哲学话语，是从兄与弟的生活相处中体悟出来的生命沉想，是从连体生命遗传中破译出的基因理论。在《父亲》和《永远的母亲》中，这种情感表现得更为炽烈。也许，山里的孩子永远走不出父母设定的框架。集子中，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会不时地滑入作者的记忆，这些影子就像高原一样永恒持久，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记忆”，是与天地间对话中无以找到最终答案时的命定归结。看上去，他似乎还没有“长大”，其实，是他苦苦寻觅无法解脱的心理安慰。正像一位心理学家所言，只有回到母体的胎盘才会感到真正的踏实。

风鸣的另一种叙述视角是城里人的。做

了城里人，城里的世界全新地进入他的生活，使他在和乡村的比照中更显豁地认识了生活。当他无奈地走进“掺和着酒气和烟雾的昏暗的灯光下”的歌舞厅时，当一个“不像舞女”的舞女面对他时，脑子里马上出现了“集市上待售的牲口和背上插着草标的女人”，当“啤酒像尿液般从高腰杯里泛起泡沫”时，他眼前一片混沌，混沌中忘记了跳舞忘记了陶醉，却认真地读出了舞女眼中两行“清莹的眼泪”。凤鸣太清醒了，清醒得和街上的流行色拉开了遥远的距离。就像一个梦游患者一样，他迷茫地在城市的夜空下徜徉，徜徉在“古黑的瓦房被城墙围着、城墙又被黄沙围着”的荒城里，于是就盼望能有一场“天外飘逸而来”的白雪，“给这荒城里尚无完全枯僵的心以一点灵醒和慰藉”（《荒城·雪·坝声》）。他苦苦地寻找，“在这远离世界的遥远的塞上小城，在周围一片物欲横流的喧哗的浮躁里，我在书籍和音乐里找寻属于自己的温煦宁静的精神世界”（《守护家园》）。城市对于凤鸣来说，就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没进来的人想进来，进来的人又想逃出去。作为一个山里少年，凤鸣曾孜孜拼搏要冲出

山坳，好梦成真，终于安居于城市，然而芜杂的城市又日夜搅扰得他的心灵不得安歇。于是他的心又多少次地悄悄逃遁，逃遁到那个曾经给了他童年的幻想也给了他沉重苦难的山村，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咏唱“泥土”（《泥土的记忆一、二、三》）。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矛盾的风鸣，一个身心两处的风鸣，我们无法理解他又更深层次地理解他，或许，这才是最具真实意义的风鸣。人往往是这样，当你未拥有一方土地的时候你会憧憬它向往它日夜追寻它，一旦拥有了它你又被和原来期望的不相契合而失望它嫌弃它甚至憎恶它。矛盾，是一个写作者心灵的博达，单向的思维是薄弱的甚至可怜的，只有矛盾才能推动写作者深入思考乃至走向成熟。以此意义上看，风鸣的矛盾状态正是他文章日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城籍乡里人的角色尴尬，正是风鸣先天和后天铸就的文学归宿，倘若没有这种角色的转换，风鸣命定地无法营造他的文学，左右拉锯的心理撕扯，把风鸣逐渐推上文学的祭坛，乡村——城市，城市——乡村，是风鸣这一生注定要来回逡巡的人生驿站，他永远将疲惫地奔波于这两方土地之

间，永无安宁休歇的时日。检索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在心理夹缝中左右冲突的生活问路者，他们叩问苍天，叩问大地，叩问将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的造世者。呼唤，就是文章，拷问，是思想者永远的彼岸。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矛盾具体而又形形色色，文人一介，既认真又酸腐，才高名重但又不会节制，注定了最终的悲剧结局（《文人的可爱与天真》）。人们羡慕“衙内”又痛恨那些“准衙嫌”，人们诅咒“衙嫌”又千方百计想亲近“衙内”（《衙内及“衙嫌”和“准衙嫌”》）。“伯夷叔齐”为了孝悌互相谦让当王而恰恰忘记了“忠”，为了“忠”他们不惜饿死首阳山下却又是典型的消极遁世主义（《关于“官”》）。人们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变成沉重的枷锁紧紧箍在人们的头上（《文化的“沉重”》）。“黄土”养育了人民，“黄土”又把人民牢牢地捆绑在她的怀抱之中（《黄土怨》）。凤鸣以一种别样的思考，给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作出了哲学的界定。嫉俗而不愤世，挾伐而只希望能早早割除这些毒瘤。

凤鸣是一个现实的苦行僧，他穿行在城

市与乡村的界域，以乡村观照城市，又以城市观照乡村，他希望城里人能像乡里人那么朴实真诚，又希望乡里人能像城里人那么开放精明。他有时苛刻乡村渴望城市，有时又批判城市留恋乡村。拉开距离，乡村在他的视域里变得很小但又在情感上很近，城市变得很大但又在情感上很远，不是因为作者是土著的乡里人而袒护山村，是山里特有的粗糙裸露而保存了情感的真实，是城市街道的光洁和人面的化妆粉饰而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似乎更靠近乡村。但不管怎样，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他盼望不管是城里人乡里人都能成为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人，一个充满了智慧又不乏真诚的人。

读凤鸣的散文，使我想起了一个几近忘却的词语——真实。之所以忘却，一是由于“真实”滥用太多，多而成虚，让人见之作呕；二是由于虚构已经不再被视为散文的大忌，虚实相半以至实亦被虚所遮蔽；三是由于“真实”太老，老得已经被新的理论家批评家当作垃圾埋葬。读着凤鸣的散文，好像拭去久远历史遮蔽的尘埃，重新找到了“真实”的定位。“父亲”永远地无脾气和无所作

为相伴而生，“祖父”的固执己见甚而至于将知识视作毒蛇猛兽，即使是“我”，也由于父亲对岳父岳母干部身份的看重而对本来清慧的妻子也产生了有意的偏执和不予认可。这正是一个作者的勇气，一个敢于解剖尊者和自己的真实胆量。只有如此，才惟见作品的真切和作者的亲近。诚哉斯言。

凤鸣的散文很自然，没有刻意地去“雕虫”，也没有着意地去“做美”，他只是为了表达，为了真切地表达存储在内心的对于高原、黄土、大山、泥土的体验。只是，一不留神，这种表达就凝重成了一种冷色调，一种苍凉悲壮的梗概之气。就像塞上高原那些光秃秃的山峯直戳苍天，就像只把贫瘠无情的石壁河床扔给那块土地的黄河那样冷漠残酷。凤鸣是看着那些山峦喝着那条河水长大的山里孩子，那些刻骨铭心的“困难的日子”给他的生命里注入了过多的苦难剂，那种“冷风景”的苍凉之气永远留在了他最初的记忆里，脑子里浮动的依然是那些无法抹去的生命记忆以及那种苍凉织成的悲壮意境。没有山青水绿，很少“花好月圆”。也许，由于这块土地的植被剥落太厉害了，也许由于这

道河川里的悲剧故事太多了，才有了凤鸣的这种“沉重”，这种凝固成永恒定格的“冷风景”。

山里的孩子长大了，山里的孩子用成年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一遍曾经诞育过他的高原山村；山里的孩子又永远“长不大”，永远以精诚的乳子情怀拥抱着那块贫瘠而又滚烫的土地。

也许，有人会认为凤鸣是“不务正业”，不跑官场不经商，而去做这些眼下见不到任何功利的劳什子傻事。其实，谬矣，为人与为文向来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古代的韩愈、欧阳修、苏轼哪个不是能文能政？就是现当代的毛泽东、陈毅、邓拓哪一个又不是文政兼通？为政之余为文，可以熔铸节气净化心性；以为文之心为政，又可以存民之念以民为想做一个正直清廉的好官。何乐而不为呢？

1998.2.28

于西大未名楼



目 录

mu lu

背负沉重镣铐的城籍乡里人

——读白凤鸣散文集《荒原独语》

- 代序..... 龙 云 (1)
- 故乡的春天 (3)
- 心中的河流 (6)
- 永远的母亲..... (10)
- 马刀的记忆..... (14)
- 兄弟..... (17)

2 荒原独语

妹妹·····	(21)
我曾经做过美丽的外语梦·····	(24)
父亲·····	(28)
我家就在山那边·····	(31)
芳草萋萋·····	(35)
永远的歌·····	(41)
午夜凄迷·····	(45)
杜宇声声远去·····	(48)
我是一棵树·····	(52)
树的风景·····	(56)
霞光·····	(59)
夏天的雨·····	(62)
山地·山地记忆·····	(65)
忧郁的高原·····	(72)
荒原独语·····	(77)
耕耘·····	(83)
还有那棵树·····	(86)
认识孤独·····	(91)
荒城·雪·坝声·····	(96)
走近正午·····	(99)
关于一套书的记忆·····	(103)
山地之夜·····	(108)
无伴奏合唱·····	(113)